

#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学》， 第 5 节， 康德伦理学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讲课。这是第五节课，康德伦理学。

好的，现在我们将讨论康德伦理学，继续对主要道德理论进行调查。

康德实际上一生都生活在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有时有人问我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谁，在我看来，三大哲学家是康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尤其是通过他们对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影响，他们在西方哲学中发起了许多这样的讨论。

到康德的时候，已经有 2000 年的哲学史了。到那时谁还能做出什么原创的东西呢？康德确实在多个领域做了很多原创思考，尤其是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哲学。他给了我们国际联盟的想法，实际上是他写的一篇名为《永久和平》的小论文。

如果他只做了这些，他仍然会被载入史册，但他在其他领域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工作。他是代表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事实上，他写了一篇名为《什么是启蒙运动》的短文，影响很大。

他的目标之一是将伦理学置于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他想表明你真的不需要任何教会权威或上帝的特殊启示来了解善，你的基本职责可以通过理性来发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但这是康德作为启蒙哲学家的议程的一部分。具体来说，他在伦理领域试图做的不仅仅是将伦理学置于坚实的理性基础之上，而且还要克服功利主义等结果主义道德理论的问题，这些理论总是从后果的角度来定义是非善恶。

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关注动机。他们只关心你所做的行为的实际后果，无论你的意图或动机如何。康德认为，事实上，他们搞反了。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行动的理由。当你决定你的选择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时，你行动的动机才是决定性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识到，有必要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来支配你作为道德主体的一切思想、行为和选择。

康德认为，最高道德原则必须是普遍的。它必须适用于每一个理性存在，而且在逻辑意义上必须是必然的。它必须约束我们，每一个理性存在，以至于要想成为一个理性的道德思考者，你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如果你完全理性，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他认为，无论最高道德原则是什么，它都需要像不矛盾律和逻辑一样具有约束力，理性就是认识到你的道德责任，就像你认识到你的逻辑责任一样，以一致的方式思考，不自相矛盾。他首先问了一个问题，作为人类，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无条件的善是什么？唯一无条件的善，毫无例外、没有任何条件的善，他说，那就是善意。

善良意志。善良意志是出于责任感而非欲望或自然倾向而做出的行为。你知道，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倾向和欲望，但我们不会付诸行动。

我们确实会履行其他义务，但责任感、义务感或义务感也是我们经常感受到的。无论我们的倾向和愿望如何，我们都应该始终履行这些义务。这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我们理性义务的一部分。

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在这里严格一点的话，理性也意味着道德。因此，我们的职责，我们的道德职责，是由理性本身决定的，就像理性决定我们的逻辑职责一样，你可能会说。所以这是康德的基本方法。

他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理性。这意味着人类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是一种会推理、逻辑思考、为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寻找证据并被证据所驱使的哺乳动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按照应该的方式行事。

道德是理性的一个子集。同样，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理性的人，那么你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康德将理性的两个领域进行了类比，其中一个为理论理性，另一个为实践理性。

因此，理论理性是追求真理的理性领域或应用。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都在寻求真理。

无论我们自称是哲学家还是学者，每个人都对真理感兴趣。这只是因为你的本性。在寻找真理时，你的终极指南是什么？那就是不矛盾定律。

这是逻辑的终极法则或原则，即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自相矛盾。如果你陷入矛盾，如果有人说，啊，你自相矛盾了，你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是的，那又怎么样？如果有人发现你自相矛盾，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不，不，不，你否认它。你说，这就是我不自相矛盾的原因。

您可能会用一个区别来为自己辩护，或者您可能会说您误解了我所说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让我澄清一下。但您将为自己辩护以反驳自相矛盾的指控，因为这是理性和逻辑领域的大忌。

不要自相矛盾。因此，不矛盾定律是我们寻求真理的终极指南。不要肯定和否定同一件事。

现在，实践理性是理性探究的领域，理性适用于行为。说到实践理性，我们试图弄清楚的不是什么是真实的，而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以及我们的意志应该如何运作。我应该意志什么？理论理性告诉我应该思考和相信什么。

实际上，我关心的是我应该选择什么，我应该如何行使我的意志。而这也是由与不矛盾律平行的终极原则所指导的。这是终极命令。

指导我们如何选择和行为的理性原则。这也是理性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康德想要发现的：这种普遍的命令或规定，这种最高的道德原则。

所以，这里要填补理论理性领域的相似之处。我们正在寻找真理。实践理性与行为有关。

理论理性受不矛盾律的指导。实践理性受这一终极命令的指导，他称其为绝对命令。理论理性仅凭理性就能发现不矛盾律。

同样，根据康德的说法，支配实践理性和行为的矛盾律也只能通过理性来发现。因此，为了了解我们至少在道德方面最基本的职责，我们所需要的，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启蒙思想。

启蒙思想家们抛弃了宗教权威和教会权威。我们不需要任何教会或教会的指导。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启示。

仅凭理性，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需要的所有真理，获得我们需要的所有知识，并按照启蒙世界观负责地行事。再说一次，康德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和先知。好的，让我们来谈谈绝对命令。

什么是绝对命令？事实证明，有多种方式可以表达和阐述这一命令——有多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将讨论其中的几个。

绝对命令的其中一个版本与我们可以普遍化什么、我们可以普遍意志什么有关。因为绝对命令很像不矛盾律，它要求你不要在意志上自相矛盾。正如不矛盾律所说，你永远不应该思考或相信你思考或相信的其他东西相矛盾的东西。

绝对命令说你永远不应该做与自己意愿相矛盾的事情。好吧，那就避免矛盾吧。当它以理论推理的方式应用于你所相信的事情时，绝对命令说你的意愿中永远不应该有矛盾。

因此，绝对命令的第一个版本说，只按照那个准则行事，同时你希望它成为普遍法则。康德用许多不同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其中之一就是虚假的承诺。

如果你正考虑做出一个你知道无法实现的承诺，以便避免某个问题，你应该这样做吗？如果你认为你本学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大学学费，你有一个好朋友有

足够的钱，或者他们可以借给你几千美元。你应该向他们借钱吗？我一个人。比如说，我会在学期末还你钱，但我知道你做不到。学期末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偿还他们。

你应该这么做吗？康德会怎么说？第一条绝对命令说，要始终按照这条准则行事，同时你可以使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那么，你能允许每个人都做出虚假承诺成为一条普遍法则吗？你会喜欢吗？你会渴望吗？你会希望人们时不时或每天都对你做出虚假承诺吗？不，我们不希望人们对我们做出虚假承诺。所以，出于对一致性、对道德法则的尊重，出于对绝对命令的尊重，我不能那样做，这要求我的意志保持一致。

我不能意志去做我不希望做的事情，你知道，普遍地。所以，既然我不能意志那是一个普遍的法则，那么我就不应该去做。他还举了其他例子。

我是否应该放弃发展自己所拥有的某种非常特殊且可能对人类有益的才能？我是否应该对其他有需要的人施舍或帮助？如果我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我是否应该自杀？康德将绝对命令应用于所有这些情况，发现你应该发展你的重要才能。你不应该做隐士。你应该对有需要的人施舍和帮助。

你不应该与人类其他部分分离。你也不应该自杀。这永远是错误的。

在每种情况下，如果你做了上述任何一件事，你都会违反绝对命令的第一版。还有另一种方法来解读这个绝对命令。

这就是要问一些关于理性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他认为，每一个理性存在都是其自身的目的，其价值在于自身，而不仅仅是被他人利用的手段。

理性代理人的含义是，你值得被尊重，因为你就是你。你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手段。所有理性代理人都是如此。

它们不仅仅是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这促使康德发现了绝对命令的第二个版本。它说，无论你自己还是他人，你都要把人性视为目的，而绝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手段。

另一种说法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利用别人。有人对你说你只是在利用我吗？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你会说，不，我不是。你会否认这一点。

再说一遍，任何有道德常识的人都知道你不应该只是利用别人。如果你被指控这样做，你要么需要悔改并道歉，要么表明你实际上并没有利用别人。永远不要把人当成单纯的手段。

这侵犯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而且这也没有充分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因此，绝对命令的第一个版本与普遍性有关。

你能将给定的准则或规则普遍化，使其成为普遍法则吗？第二个版本与尊重个人和个人自主权有关。但康德确信，所有康德主义者都确信，绝对命令的各种版本，以及我们不会讨论的另外两个版本，但康德讨论的所有四个版本的绝对命令在实际道德问题上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讨论了他的四个例子之一，即虚假承诺。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根据绝对命令的第二个版本来分析它？如果我对你做出虚假的承诺，以便从你那里得到几千美元，这样我就可以在这个学期上学，然后告诉你，我会在学期末还钱，尽管我知道我做不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你当作一种手段，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绝对命令的第二个版本与第一个版本一样强调，你不应该做出虚假的承诺。因此，对于任何有关行为或道德的问题，无论一个版本的绝对命令谴责什么，其他版本都会谴责。

一个人允许什么，其他人也会允许什么。所以这是绝对命令的两种不同表述，而且，无论你对康德和他的道德理论有什么看法，提出一个理论至少可以很好地将伦理学置于纯粹理性的基础上，这真是太巧妙了。这令人印象深刻。

问题是，他成功了吗？这真的足以指导我们整个道德生活吗？康德理论的优点之一是它非常强调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非常义务论的理论。我们研究了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边沁，密尔。

他们的理论是结果论。康德的理论与之相反。他说，无论结果如何，都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独立于结果之外去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义务论的理论。而且它很好，不是吗？只要它充分强调责任。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任何道德理论，我想我们都同意，都需要充分理解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概念。

他的理论在客观性方面也具有普遍性。这很好，对吧？如果道德常识认为存在某些（至少是一些）普遍义务，并且存在一些客观真理和道德，那么康德这样的理论肯定这一点就是对它的有利标志。最后，它对正义给出了充分的或至少是体面的解释。

并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我们可以谈论这种情况的各种方式，但这是对康德理论的一般判断。事实上，它在取向上是如此的义务论，你知道，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够以功利主义者无法理解的方式理解正义。

因为他们的思维非常注重结果主义。但康德的理论存在问题。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其中的一些问题。

康德伦理学的一个主要反对意见是它过分强调责任。康德伦理学认为，为了使我们所做的任何行动、任何选择在道德上合适或值得尊重，它必须以责任感为基础。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事实上，太过分了。

要求太高了。那么，让我来举例说明。假设你有一个朋友在车祸中受伤了。

然后你决定去医院探望这个人。你是一个优秀的康德主义者。你正在考虑你的日程安排。

这周你很忙。实际上，你没有太多时间去看望你的朋友。但出于责任感，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你说，我应该去看望他们。

于是你去看望他们。然后你出现在他们的病房里。嗨，比尔。

听说你出事了。我本想过来看看你，看看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朋友比尔说，哇，谢谢你。

您真是太好了，您竟然想到了我，还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这真是太好了。我非常感激。

然后，作为一个优秀的康德主义者，你会说，其实我不想。我其实并不倾向于这个方向。但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

我实际上在脑子里思考了绝对命令，然后决定，是的，我可以将其普遍化。我不想把你当成一种手段。所以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

这时，比尔说，什么？你不想来看我？其实，不是，但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你的朋友可能会说，嗯，你知道，谢谢，但不必了。我以为你来这里是出于对我的真诚关心，这才是我们最看重的，不是吗？我们不希望人们只是出于责任感而行动。

和责任一样重要，对吧？当然，责任、义务等等都很重要。但我们更希望人们出于真诚的愿望和意愿行事。对我们的感情会激励他们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住院时探望我们，在我们需要时伸出援手，或者只是花时间陪伴我们，仅此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康德道德理论中强调的一点是，责任在道德生活中很重要，但责任并不是道德生活的全部。看起来康德真的把责任和义务当成了道德生活的全部。

而根据康德理论的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这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弱点。然后，我们在应用绝对命令时会遇到责任冲突的进一步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你在二战期间窝藏犹太人，盖世太保就会找上门来。

你们窝藏犹太人吗？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是对他们说实话，还是撒谎？你们是撒谎来拯救你们地下室里无辜的犹太人的生命？还是对盖世太保说真话，然后那些无辜的人就死了？说实话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拯救无辜的生命也同样重要。实际上，在康德处理这个问题时，他最终在每种情况下都站在说实话的一边。

他在这一点上毫不让步，也就是说，康德理论本身就有问题，或者至少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会说，好吧，是的，撒谎就好。拯救无辜的生命，你知道，你误导了盖世太保，你从他们手上取下了鲜血，你拯救了这些生命。

这不是康德的观点。但这是一种经典的困境，一种道德困境。但在伦理学中，还有很多其他情况，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价值观。

它们互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当绝对命令似乎同时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时，这就是一个问题。康德理论的捍卫者会说，嗯，这对任何理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功利主义理论似乎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当涉及到回应纳粹时，你可以非常清楚地计算出在各种选择中什么会产生最大的痛苦或最大的快乐。很明显，如果你对纳粹撒谎，这将导致比你告诉他们真相更多的快乐和更少的痛苦。所以，功利主义者对此没有问题。

但是，康德主义者却这么做了。康德只是武断地肯定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说实话，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在绝对命令上，这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并不那么明确，因为我们也有保护生命的责任，也有说实话的责任。所以我认为这是康德理论的一个真正问题。

因此，即使它代表了结果主义理论的某些进步和改进，你也有一些相当重大的缺陷。最后，还有一种批评与我们用绝对命令测试的准则的模糊性有关。还记得绝对命令吗？如果我们采用普遍性的第一个版本，它说只按照那个准则或基本行为规则行事，你可以同时将其视为普遍法则。

这就是我不应该做出虚假承诺的原因。这就是我不应该偷你的书的原因。这就是我不应该偷税漏税的原因。

我不能将这些准则变成普遍法则。但请注意，我们可以将一个非常具体的准则普遍化，比如说，当我没有其他方式支付书费时，我会偷我邻居的书，而我偷书的邻居有足够的资源，他们不会太想念它。看来我们可以将其普遍化。

那么，我就不用担心有人在类似情况下偷我的东西了，因为我没有那种资源。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很少见。这比人们想偷书就偷书要少得多。

所以，我们明确了这条准则。我们把它变得非常具体。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有人偷书，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需要真正担心，因为我相当富有。

所以，我可以普遍化这个准则。我也可以普遍化某些其他准则，只要我在其中加入某些条件，使它们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合适的。所以，康德理论存在许多问题，揭示了严重的局限性，并表明，正如我们在功利主义和社会契约理论中看到的那样，尽管这一理论有很多见解和好处，但它还不够。

需要其他东西来补充该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对于补充该理论很重要，可以得出一个全面令人满意的道德理论。这就是康德。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教学。这是第五节，康德伦理学。